

◎往事情怀



怀念爸爸

10月11日,这是人间大地上川流不息日子中寻常不过的一天,平时关心的天下大事对我来说都不是大事了,但人间冷暖,还是我的切肤之感。

对一个家庭来说,这是锥心刺骨的一天,这天晚上9点58分,爸爸在人间84岁的生命定格凝固。我成了一个失去爸爸的中年男人。在我人生行走的路途上,感觉有一面庇护我的老墙轰然倒塌,却没看清腾起的一股烟。一切恍如梦境。又感觉心中出现了一个大窟窿,慌乱,气喘,茫然。

从医院窗户望出去,夜幕沉沉,没有星星。但我还是想,从此以后,在天上的群星闪烁中,又多了一双星星般的眼睛在天空望着我。有人说过,那是逝去亲人化作了星星的眼睛,依然在望着繁忙操劳的尘世,望着尘世亲人赐予明亮的祝福。

在这遥远而温暖的星光中,我浮现出关于爸爸的几帧记忆底片。

在我那乡村小学就读时填写的家庭成分表上,我一直处于变化状态的填写,有时填写贫农,有时填写干部。我爷爷奶奶、我妈是种地的人,身份是农民没错,我爸是所在城市市委机关的干部,也没错。这都是光荣家庭的两个成分。

我爸是我们那个村子里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个大学生,他1962年毕业于所在城市的师范专科学校,靠跟我爷爷从小学篾匠卖竹编品作为上学费用。爸爸住的老屋前,有一片高大幽绿的竹林,风吹时,哗哗作响,那些年我回老家,幻觉中还听见老屋前一棵竹子在篾刀砍声中倒下的身姿,一棵一棵竹,变成了乡间集市上出售的撮箕、笕箕、簸箕。毕业后,爸爸本要分配到县里中学教书。但我爸在毕业前夕的一天,在学校操场拣到了一块当时价格很贵的手表,爸默默无声把表交到了学校办公室。后来查明,这快手表上是学校校长丢失的,我爸也成了学校里学习的榜样。当年所在城市市委机关到学校选人,我爸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市委大院里的一名干部。

我爸工作的机关大院,是

庭院深深的小楼,树木葱郁中显出一种时光幽深的气场。二楼的楼板是有了一层包浆的咖啡色木板,爸在那里还有一间小小的寝室。我小时候最渴望的事,就是跟爸爸徒步几十公里到灰蒙蒙的城里去,望着爬满了鸟雀的马路电线杆,心里也是鸟雀一样的喜悦,在机关大院的小房里,我和爸爸抵足而眠在那木板床上。早晨起来,机关食堂里有豆浆和油条,这足以让我回到乡村向那些还没进过县城的小伙伴们炫耀一番。

爸爸做的是秘书工作,他做了21年办公室秘书和领导个人秘书,其间有多次被提拔到部门做领导的机会,都被我爸拒绝了。爸爸说,我还是适合写材料。爸爸在大会上讲话有点结结巴巴,但他写的一些材料往往气吞山河。爸爸中山装上面的衣兜里,永远插着一支钢笔,永远疾风骤雨般的书写,永远目光炯炯的样子,这也是我少年时代恒固的父亲形象,他这种形象或许一辈子要植根在我记忆里。爸爸老了以后,我望着他那颤颤威威的样子,他有时躺在家里老藤椅上打盹流出了婴儿呛奶一样口水的样子,特别是遭受病痛折磨时无助的样子,他最后在病床上呼吸急促直到头一歪咽气的样子,我就在心里拒绝承认,他是我真实爸爸的样子。这到底是不是一场时空跨越后的幻觉?

爸爸用笔在工作本上沙沙沙地飞快记录,他有两种常见字体,一种是蝇头小楷,一种是草书。字体笔力如漫漫心流,爸的蝇头小楷,我感觉就是他一直谨小慎微勤勤恳恳甚至有时是战战兢兢的性格。但爸写的草书,字体如金蛇狂舞,我就无法琢磨出他性格的另一面了。

我爸退休那年,是一个镇里的人大主席,工龄35年。从城里到镇上去工作,是我爸主动申请的,因为当年我妈还在老家的风雨雷电里劳动,我爸周末回家,播种粮食、收割庄稼,是他和我妈共同的事。我爸一直呵护着我妈,疾病发作前的那天中午,我爸一直拉着我妈的手不松开。我爸午睡半小时后,脑梗发作到离世就一直没再说出一句话来,难怪他咽气后,嘴巴还一直张着。我妈说,你爸不愿意麻烦拖累儿女了,只住了半个月的医院,就离世了。

爸爸突发疾病的前一天下午,他躺在沙发上迷迷糊糊打盹后醒来后问我妈,存折里还剩下多少钱。我妈回答说,9000多元。我爸说,赶紧,赶紧,快去把这钱取出来给儿子。我妈迅速照办。

当天我拿到那钱时,爸望

着我说了一句话,要是我今后走了,你要照顾好你妈。那是我爸对我最后的嘱托。

爸在40岁前后,头发就几乎白了一大半。特别是我哥19岁那年去世后,如遭雷击的爸爸一夜间全染上了霜发。望着爸爸满头霜发如蚕丝,我就想,爸爸的一辈子,就是这样一直吐丝到尽头的老蚕。

爸爸,从此以后,天上有星光,您深情的凝视,我在大地上能够于心里接收。 文/李 晓

◎人生感悟



人生的氛围感

朋友总说,一定要带我去一家“氛围店”,感受那种静谧安然的气氛,随便点点儿什么东西,吃吃喝喝,聊聊天,看看书。

我曾数次经过她所说的“氛围店”,特点都很相似,门面很小,装饰与其他中规中矩的店面略有不同,风格偏向于日式、新中式和现代风,里面却别有洞天。几排安静舒适的布艺沙发摆在大厅里,中间用屏风、书架或绿植隔开,沙发上随意扔着几个看起来就很好抱的抱枕,让人忍不住想要走进去做一会儿。

吧台后有一整排靠墙的柜子,上面摆满了玻璃器皿,一些是造型各异的酒瓶,另一些是风格古典的茶杯,看起来品位不俗。二楼顶棚很低,总感觉一伸手就能碰到天花板,却不让人觉得压抑,反而有一种独特的安全感。昏暗的灯光里,沙发上的人三三两两,聊天,喝茶,读书,或者只是静静坐着。如非必需,老板绝不会殷勤地询问顾客的需要,只在点餐或结账的时候适时出现,以免给顾客造成压力。

但我很少进去,大多数时候只在门口略略探头看看就离开了。去年在呼市总部借调的时候,一个人住了两个月酒店,每到周末闲来无事的时候就会在美团上搜附近的氛围店,想带着电脑在里面写文章,一待就是一整天。这些店多半以网红、氛围、书吧、咖啡、甜点为卖点,拍一些角度恰好、灯光迷离的照片来诱惑我。有好几次,我背着电脑站在路边选了好久,都没下定决心去其中的任何一

家,最终还是一个人重新回到酒店,倒头就睡。

事实证明,人在松散状态下是做不成任何事的,明明有大把时间,却无法下定决心鞭策自己读书练字写文章,一边在心中鄙夷自己的懒惰,一边胆战心惊地虚度时光。反观工作高度紧张的时候,反而会因为行为的节律性完成许多写作上的计划,兼顾工作、生活和爱好。

我也曾试着在咖啡店或者书吧读书写文章,但总静不下心来,四周走动的人、细微的声音以及马路上的鸣笛声都会分散我的注意力,让刚刚浮现出的灵感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也在酒店装潢典雅的一楼读过书,但总觉得行为受限,没法躺着、斜倚着或者趴着。

迄今为止,我觉得最有人生氛围感的地方就是家里的餐桌。头顶一顶灯光昏暗的灯,适合进餐,也适合写作,更适合做关乎家庭走向的重大决定。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、多少篇文章,都是在餐桌上完成的,那种氛围让我内心安定、思路清晰。

氛围感最强的时刻是夜晚时分,月明星稀,无人打扰,床头亮一盏昏黄的灯,灯下有悠悠冒着热气的茶水,手中有书,书中有温暖的句子,床上有舒适的被褥,一切来自凡尘俗世的打扰在此刻都可拒之于门外,人生只有眼前这一点安逸值得关注。处在那样的氛围里,人很难不感到满足。走出这间屋子,四处都是风雨,踏进这间屋子,到处都是安然,挡得住千军万马,也抚慰得了凡人心。

人们追求的氛围感,其实是一种沉浸式的感觉,无论是氛围感少女还是氛围感照片,抑或者是氛围感生活,都讲究人与景物、与状态的深度融合。我一直向往能够拥有一幢带院子的小别墅,一推门就是葱葱郁郁的绿植和鲜花,一年四季都有花朵开放,再栽一丛竹子,种一架爬山虎,养一只猫或狗,终日喝茶、读书、写字,度过一天又一天安静的时光。那时的自己,周身一定散发着一股慵懒、淡然、笃定的光芒,那是从骨子里浸出来的,也是从岁月里飘出来的,别人看了羡慕,自己看了欢喜。那是人生最好的状态。

我们读古人的诗和画,常常会发现,他们时时向往着与山川溪石融为一体,与松风明月进行心灵交流,这是他们习静修心的秘密,也是获得能量的秘密。像古人一样隐居山林、听泉赏月,几十年不得出,已经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了。但我想,只要我们心中还有一片宁静之地,还有一片山水风月,为那些无用之事留一点闲暇,我们终将能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份宁静。 文/李 娜

◎生活拼盘



生日随笔

生日这天。

本该是开心的,却像极了屋外的天气,湿漉漉的马路,那灰濛濛的天空更像是要随时压下来。

大学开始离家后,每年生日的第一个祝福必定是姐姐的,她总是大清早在我起床的时间段先发一条祝福信息,然后在中午或晚上打一个电话过来,或说上几句或几分钟,也可能唠上许久,总能让漂泊异乡的我不孤单。姐姐走了六年多了,这是我的第七个生日,这期间,第一个祝福再也没有固定过,大概也没有人愿意那么用心去记住这个日子了吧,并且是年年如此地记着。

今早第一个送上祝福的是土土,他竟然说祝福要比我媳妇儿早,其实他不知道昨天值班走之前,豆妈就跟我说了生日快乐啦,今天回家看到豆豆和豆妈忙着给我蒸我最爱吃的红糖包子,虽然没有蛋糕。不买蛋糕是因为大人吃不完,又怕豆豆吃多就不买了,但还是满心欢喜,他俩精心为我准备生日礼物,一个警察杯子,当然,最爱的是豆豆给我唱了生日快乐歌。平时对她们母子陪伴太少,也很亏欠,可是身不由己,人生不能两全。

有趣的是今年我的生日跟师父丁老头的公历生日对在了同一天,他过公历10月6日,我过农历九月初一,哈哈,也是蛮开心的,丁师父喜欢大家聚在一起吃吃喝喝,我喜欢跟最亲近的人待在一起掏掏心窝,所以,没去参加丁师父的大餐宴,待在家啃豆妈母子俩的糖包子了。当然,也很感谢七月份就吃到的志军给订的生日蛋糕,虽然那次是被起哄的生日,他并不知情,还是感动开心并存的。

这大半年案子没少搞,书基本没看,字更没写几个,都忙着奔波在路上了,捡几张路上的图片来记录一下。虽然开头说了心情不佳,还是尽力挑愉快的写吧,愿所有的祝福都能抵达彼岸,愿所有的努力都能换来幸运,愿所有的付出都能不被辜负!

文/刘金龙